

数字藏品受热捧，新宠还是泡沫？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数字时代浪潮汹涌，数字藏品逐浪而来。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在“TopHolder头号藏家”（国内第一家将自媒体内容转化为数字收藏品的平台）新浪微博留意到这则信息：“TopHolder × Azzza(亚萨)”潮流数字头像藏品重磅发布……以盲盒形式进行第二波抢购，开启8000份不同‘Azzza’头像……”截至发稿前，记者打开抢购页面，看到已有18余万人预约购买该数字藏品。“独一无二”“限量发行”“可流通性”“艺术技术”等颇具刺激性的介绍词吸引了一众网友的眼球。

纵观近年相关市场，可谓“万物皆可为数字藏品”。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资料发现，2021年，为纪念诞生33周年，一汽大众—奥迪限量发行以全新奥迪概念车sky-sphere为原型的33周年数字纪念藏品《平行幻象》，广受车迷和藏家的欢迎；2022年3月24至26日，陕西西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全球限量发行的“O宇宙·千宫系列”数字藏品登陆淘宝阿里拍卖平台，3万份藏品累计9分钟全部售罄……

数字藏品火出圈的原因有哪些？它的出现是否可以进一步激活传统文化？应该如何正视数字藏品的未来发展空间？

种类多元化 热度与争议并存

何为数字藏品？相关业

内人士介绍，数字藏品是指使用区块链技术，对应特定的文化作品、艺术品生成的唯一数字凭证，在保护其数字版权的基础上，实现真实可信的数字化发行、购买、收藏和使用。

成都知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四川省版权协会首席版权专家张廷元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数字藏品是对经典IP数字化运营的结果，其数字版权是基础，藏品内容是核心。消费者购买数字藏品，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自信、内容认可和收藏荣幸”。

但数字藏品在热度日益增高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日前，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到一些文化娱乐领域的资深老玩家、老藏家，他们均称，还是更喜欢传统的收藏方式，暂不考虑数字收藏；不过，还是有部分青年人表示，很愿意去尝试数字藏品，并体验其所带来的乐趣。

栩南（化名）是一名00后在校大学生，平时喜欢玩各类电脑、手机游戏，且花钱买了不少设计精美的游戏角色外观皮肤。在他看来，游戏角色皮肤也可以被理解为“数字藏品”的一种。“学习之余，我和朋友们都喜欢沉浸在虚拟游戏世界里。此外，我对目前市面上推出的潮玩、表情包等数字藏品的接受度还是挺高的，因为这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和审美需求。”栩南说。

不过，栩南对音乐类数字藏品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日常听歌是一件很生活化、随意化的事情，只用一部手机或一台电脑，便可享受音乐之旅，大可不必搞一个收藏的噱

头。同时，他表示自己周围不乏热爱音乐的朋友，他们平时还喜欢收藏颇为小众的黑胶唱片。这些朋友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唱片更有质感，听起来更有氛围感和代入感，这才能被称为音乐藏品。

在音乐类数字藏品领域，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2021年，歌手胡彦斌经典作品《和尚》20周年纪念黑胶NFT（非同质代币）在QQ音乐平台发行，2001张限量数字黑胶唱片被迅速抢空，这是腾讯音乐的首批“TME数字藏品”，开创了国内主流音乐平台发行数字藏品的先河。

2022年，数字藏品领域再添重量级选手，TME数字藏品宣布联合腾格尔推出《天堂》25周年纪念数字黑胶唱片，限量发行8000份。

对于音乐类数字藏品，有专家分析称，其并非是实体唱片藏品的替代，而是一种补充，是为音乐消费提供的新玩法，同时也能为音乐人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其价值和意义，一如2014年QQ音乐率先推出“数字专辑”。“数字藏品不会因保存不当而产生价值损耗；技术上的不可复制又保证了数字藏品数量的稀缺性，从而让数字藏品具有保真的收藏价值。”该专家说。

吸引新生代消费群体 创作与资本生成同步

“千宫之镜：金之镜·熙攘”“千宫之佩：一条退休的龙”“千宫之灵：O六三四·玄默·大荒落”……西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O宇宙·千宫系列”数字藏品一经发

布，便惊艳了广大网友。

对此，有数字产业资深从业人员称：“发布数字藏品对于景区而言，是传统文化、文物与新兴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在展示和传播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于创作者而言，开放式的创作平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展示空间，令其在实现创作自由的同时，获取到可观的经济收益，可谓两全其美。”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陈端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藏品的崛起，一方面是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型技术为支撑，这些技术可以为数字藏品的确权、交易、流转提供坚强保障；另一方面是依靠市场需求端，也就是“Z世代”新生代人群登上消费主流舞台的表现，他们更偏好数字世界、数码文明层面的消费和社交分享，并且追求独特的个性表现和审美体验。因此，数字藏品恰恰满足了他们的消费偏好。“不过，数字藏品的创意制作，以及流转、传播、流通的成本在数字化时代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在海量的市场空间里，数字藏品的价值是很难具有唯一性的，且未必有绝对的稀缺性。”陈端说。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向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数字藏品与实体藏品相比，在金融层面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即逐渐从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机制，转变成一种创作、资生产成、交易网络同步进行的过程。

“比如梵高的画作，在作者生前并没有那么高的艺术和经济价值，但流传至今却产

生了极高的价值。目前，数字藏品的内容创作和它资产配置的生成、交易行为，往往是同步的，极大地缩短了艺术品市场价值产生与流通的周期，而且数字藏品的商业价值不只存在于藏品本身，也蕴含了更多的商业化的可能。”刘典说。

数字藏品投资需谨慎 市场亟待规范

视频、音频、图像、3D模型……数字藏品的形态越来越多样化。但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如今我国数字藏品市场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属于自发孕育的状态。

“数字藏品的投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现阶段大多是共识定价，这个共识取决于有多少人认可它的价值。这就需要数字藏品发行主体及平台的影响力作支撑。而发布平台本身的流量效应跟公信力，也取决于其一定阶段的粉丝数量。”陈端称。

目前，数字藏品出现权属混乱不清、内容质量水准参差不齐以及消费者权益保障难等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包括Art Meta元艺数、一点数藏、元本空间、零号地球、iBox和诺坊体等涉及数字藏品的微信公众号遭封禁。其中大部分公众号被提示为“由用户投诉并经平台审核，存在未取得法定许可证件或牌照，发布、传播或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账号已被停止使用”；部分公众号的封禁理由则是涉嫌欺诈。

对此，腾讯微信团队于3月30日回应表示，根据国家相关法规，为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微信公众平台对炒作、二次售卖数字藏品的公众号及小程序进行规范化整治。

全国政协委员徐念沙建议，加强数字藏品版权保护，对数字藏品发行进行有效监管，并设立数字藏品交易平台准入制度。

“因数字藏品与传统出版发行物、限量纪念品等有一定的相似性，建议有关部门制定数字藏品发行管理办法，对违规不良数字藏品发行进行监督下架；在数字环境下，进一步培育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数字藏品创作群体，促进数字藏品创作正向成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徐念沙说。

而在投资层面，陈端表示，消费者可以把数字藏品作为一个短期的数字资产，但不要作为长期投资标的。因为随着未来数字藏品市场的持续扩容以及消费人群、粉丝人群的变化，数字藏品价值的不稳定性或会更加明显。

浙江省湖州市： 技改升级赢市场

4月1日，在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的浙江百德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32台全自动电脑针织横机生产线开足马力，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出口欧洲的纺织订单。

近年来，德清县雷甸镇大力推进纺织服装产业提升工程，通过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技改力度，推动“制造”向“智造”转变，促进产品提质增效，提高市场竞争力，助力乡村振兴。

中新社发 王树成摄

